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二

高安朱

軾

全訂

南城張

江分纂

漳浦蔡世遠

族裔朱

齡重刊

南朝宋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父濯早卒粲幼孤祖豹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顯榮而愍孫飢寒不免母王氏躬事紡績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

擁敝衣讀書足不踰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稱疾不動。早
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部郎。累官吏部尚
書皇太子冠孝武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
並携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
與佞人周旋帝發怒將手刃之命引下席。辭色不變。沈柳
並起謝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帝卽位被徵管機密歷吏
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于儀廢帝保之。迫使走。雅
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爲
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

妙德先生傳續稽康高士傳後以自況又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灸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亦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至是請改名爲絜字景倩累遷尚書僕射五年加中書令領丹陽尹七年加尚書令初絜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墼叩頭流血墼碎傷目後絜與人語

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既貴重。常懼傾滅。益自挹損。明帝崩。與褚淵等並受顧命。廢帝卽位。粲與褚淵秉政。承明帝奢侈之後。務弘節儉。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不能禁。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迫。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詞色哀壯。于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領司徒。徙尚書令。

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廢帝弑蕭
道成立順帝。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
已方就至。是得詔卽行。時道成將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
不欲事二姓。潛謀誅之。而褚淵已自託于道成。粲不知。以
謀告之。故道成得爲之備。劉秉宋氏宗室。王蘊太后兄子。
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曜卜伯興等並與粲
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兵起。道成自詣粲。粲稱疾
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樹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
便無辭以拒。雖欲出庸可得乎。時道成入屯朝堂。秉從弟

劉韞以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屯新亭。粲剋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攻道成于朝堂。回等率所領爲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恒擾不知所爲。晡後卽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速來。今敗矣。先是褚淵以粲謀告道成。道成卽遣將薛深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並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乃便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道成以報敬則。敬則殺韞及伯興。又遣戴僧靜向石

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
攻府西門。秉與子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
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奮刀
直前欲斬之。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莫不隕涕。粲曰
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
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僧靜并斬之。任侯伯其
夜赴石頭。皆被殺。粲小兒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
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曰。公
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天地

鬼神有知行見汝滅門也。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狗戲如平生。經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頃妻子皆沒。絜負才尚氣。愛好虛遠。當其得意。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不通主人。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從至。方知是袁公也。又嘗步屨郊野。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絜不見。曰。昨飲酒無聊。偶相要耳。身居劇任。不肯當事。或高詠對之。門無雜賓。而物情不接。及敗時。人爲之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絜死。不作褚淵生。父子死于忠孝。尤不朽云。

論曰袁粲簡淡平素好飲酒吟諷少經世之才然忠孝之性始終不渝當魏晉六朝之間才臣名士代不乏人然廉恥道喪往往有身享高官厚祿潛託權奸求爲佐命之勲者所在不免恬不知怪幾忘其身之在本朝也以此律之數百年之間幾無完士粲當桂陽之逆墨綬入侍獎勵忠義卒平急難及道成革命有徵粲獨與劉秉王蘊諸人深相約結欲殲大憝事雖不濟然粲以臣死忠最以子死孝在南北兩朝之際尤可謂高岡之鳴鳳也故特表之

北朝魏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脩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祖泰並仕慕容垂至顯秩父韜歸魏後官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歎曰此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性好文學擔簦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年四十餘矣爲陽平王征南大將軍杜超從事中郎超時鎮鄴遣允與呂熙等分詣諸州決獄熙等

並貪穢得罪。允以清平獨見賞。還家教授生徒千餘人。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本官爲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時鎮鄴。允甚有匡益。徵還。叅樂平王丕軍事。佐平涼州。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太武令與司徒崔浩修國史。浩時集諸麻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麻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麻術淺事。而史家欲神其說。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

恐後之訊今猶今之訊古也。洵時未以爲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皆歎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其能數，以災異問允。曰：天道難知，旣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尋詔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與游雅等共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太武嘗問允何政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農。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

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帝乃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初。浩以才略爲帝寵。任數從征伐有功。頗制朝權。嘗薦冀定等五州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曰。先徵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而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嘗上疏言。浩所注詩論語書易。

過于馬鄭王賈乞收境內諸書獨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
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遂信待之薦其有
著述之本帝初命浩等譔記務從實錄既成書湛標因勸
浩刊于石以彰直筆允私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
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
列通衢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
詔收浩允等案罪先是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
匹事覺謀于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惟幄寵
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亦重爲欺罔中書侍郎崔鑒等